

297

春秋經解

四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徐如澍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膳錄監生臣
孫永治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九

宋 崔子方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其言圍宋彭城何前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
城矣嫌此遂非宋地故復繫之宋也且不與楚取人之

之邑而長人之叛臣云爾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鄆

次于鄆所以為晉師之援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而春秋善之此鄭伯踰卒而晉宋師衛侵鄭知其為罪矣晉師宋師不書其人貶之也然甯殖何以不貶方欲致貶乎大國故不貶

甯殖以見晉宋之皆卿云爾春秋欲有所見者不嫌
矣亦猶澶淵之會而獨稱鄭良霄也傳謂稱衛甯殖
如是而稱于前事是則以怨報怨者非春秋之義也
然春秋伐喪者多矣或譏或不譏何也春秋之法亦
原情而已彼之伐喪者或喪已踰時又或已葬則其
伐者非以喪為利也今三國之侵鄭則不然今日聞
喪而明日師興矣是利其喪而伐之則其不仁已甚
故於此獨貶以見惡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此蓋取之鄭而城之也比年諸侯亟伐鄭而未得志故取虎牢而城之以偪鄭於是雞澤之會而鄭伯受

盟見晉之不能以德綏鄭服楚數事侵伐又城其良邑以偏鄭而強與之盟也下書戍虎牢而復繫之鄭知不與諸大夫之城虎牢明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按本例云譏
亟且喪朝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此亦一事而再見不先略何也嫌於出會在四月故
不得不舉六月以見之然則凡一事而再見其舉時
者謂首月也春秋不煩文如此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先從楚欲叛楚即晉故使袁僑如會而請從五年

戊陳楚公子貞伐陳是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袁僑如會而諸侯已盟故別以戊寅而使諸侯大夫盟袁僑也夫諸侯已盟則大夫可無盟矣然而又盟見諸侯之微而大夫之張也故日之以見譏至於湟梁之會則諸侯不復有盟而專在大夫矣

秋公至自會

公以月往而不以月致何也譏不在往會而在於已

會蓋不正其使大夫盟故譏之也與湫梁之會不以

月致同例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公羊作定弋當從公羊為定弋

冬公如晉

不月公之行譏亟也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

叔孫豹何以先鄭世子而叙鄭微國不能自達于大

國且欲屬我故叔孫豹覲之于晉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未有稱人者此稱人蓋吳子也或者以為進吳且戚之會吳未有善焉春秋何遽進之其後因其行禮

于中國與其有援中國之功然後與其爵號而正其
君臣之名如吳子使札來聘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
于柏舉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之類是也其無所
善者則亦復外之公會吳于橐駝吳伐我公會吳伐
齊之類是也鄫之稱人者何也鄫無大夫其稱人者
固也春秋尊中國而黜僭竊不然吳不得先鄫而叙
矣

按本例云先吳於鄫諸侯之罪也故不月以見譏與經解稍異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諸侯戍也其不言諸侯何也先書諸侯會于戚下又書諸侯救陳知諸侯之戍不疑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比年朝晉秋又會戚冬又救陳區區奔走之不暇而莫卹其國事以公為失所務矣故皆不月以見譏

按本例云救陳之譏猶成七年救鄭之譏也